

冯华推理悬疑系列

雅致的恐怖，绵密的推理，纤细，敏感，直指人心

冯华著

欲罢不能

D e s i r e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 江苏文艺出版社

欲罢不能

Desire

冯 华 著

凤凰传媒出版集团  江苏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欲罢不能/冯华著. —南京: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7. 4
ISBN 978 - 7 - 5399 - 2486 - 1

I. 欲... II. 冯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1)第 003902 号

书 名 欲罢不能
著 者 冯 华
责任编辑 雷淑容
责任校对 笑 笑
责任监制 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(南京湖南路 47 号 210009)
集团网址 凤凰出版传媒网 <http://www.ppm.cn>
照 排 南京水晶山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 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 652 × 960mm 1/16
印 张 17
字 数 230 千
版 次 2007 年 4 月第 1 版, 2008 年 3 月第 3 次印刷
标准书号 ISBN 978 - 7 - 5399 - 2486 - 1
定 价 16.00 元

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



冯华[FENGHUA]

生于七十年代。曾经的军人，现在的自由作家。代表作品，小说：《如影随形》、《迷离之花》等；电影：《警察有约》；电视连续剧：《中年计划》、《桃花灿烂》。崇尚自由的水瓶座，喜欢旅游、美食和一切非软体动物。终极理想：开一家孤老院。

100,000



冯华推理悬疑系列之**欲罢不能**

试读结束：需要全本请在线购买：www.ertongbook.com

季宛宁的办公桌紧挨着窗户，桌面上错落有致地摆着电脑显示器、一摞报刊杂志、十几本书籍、赭色的陶瓷茶杯，除此之外，桌角被阳光晒到的地方，还有一小盆太阳花。此时的阳光，给太阳花的盛开提供了最佳条件，它们一朵朵地怒放着，五彩缤纷，色泽鲜亮，在泥土和绿叶的映衬下，显得娇艳无比。

太阳花有一个很低贱的别名：死不了。因为它们的生命力之强，远远超出普通的花草。你无法想像如此鲜亮的花朵，无须肥沃的土壤，无须充足的水分，只要能够得到一丝阳光的眷顾，就能以这样热烈的方式开放出来。有的时候，生存条件到了极度恶劣的程度，它们也会枯萎，而这种枯萎并非死亡，只是暂时的沉睡，一旦适当的机会来临，生命力会再次回到它们身上，仿佛它们真的永远也不会死去似的。

季宛宁喜欢太阳花，一是因为它们那种热烈的、毫无保留的绽放方式，二是因为它们对生存条件的毫不苛求。这二者都令季宛宁在看到太阳花鲜艳的花朵时，会在心底产生莫名的感动。因此，她将这盆原本可以野生野长的小花摆在桌上，给它提供充足的阳光，让那些活泼的色彩时时映入视线，使得情绪因此变得轻松起来。

季宛宁凝神看着她那盆太阳花，很久，才将视线调回到电脑屏幕上。眼睛猛地从阳光里转到暗处，太阳穴“嗡”地一下，似乎在瞬间膨胀开来，使眼睛产生一丝轻微的疼痛。季宛宁忽然想到，从科学角度上看，花朵是植物的生殖器，那么这太阳花如此娇艳的色彩，是否意味着它作为

生殖器的快乐呢？

这个想法让季宛宁觉得荒唐，紧接着她的脑海中便出现昨天和苏阳做爱的场景，心里立刻涌起一股又酸又甜的热流，嘴角不知不觉挂上一个微笑。直到现在，她还有一种不敢相信的感觉——那种极度的快感，真的是她所体验到的么？从前从别人作品中看到的所有关于高潮的描述，难道那些竟然都是真实的？

电脑屏幕上，是季宛宁准备下星期做的一个专栏：女人，大胆地说出来吧……这个选题是前几天季宛宁和同事们聊天时，大家七嘴八舌讨论出来的结果。当时，季宛宁对这个选题没有丝毫把握，因为在那个省略号之后，将是一个十分敏感的、非常隐秘的话题：女人的性感受。

如果不是同事们再三怂恿，并且主任也对这个话题可能产生的效应满怀兴趣，季宛宁自己对此话题是不大积极的。外部的原因很简单，季宛宁是一个三十岁的女人，那种想方设法吸引众人瞩目的青春年月已经过去，而能够将世间一切隐秘视之坦然的漠然年龄又尚未到来，对于这样一个很可能引起读者激烈争议的话题，难免会有些畏惧情绪。

而只有季宛宁自己知道的内在原因则是，虽然她已经三十岁，有过数年的性生活经历了，但性对她而言，却绝非一件美妙的事情。从她由一个处女变为一个妇人的初次性体验开始，直到她昨天和苏阳做爱之前，从没有哪一个男人、哪一次性爱给她带来过快感，更不必说高潮的疯狂。

因此，在昨天之前，性这个话题，对季宛宁毫无吸引力，甚至当她联想到这个问题时，心理上会相应地产生反感和厌恶。有时候，季宛宁觉得，那些对女人从性中获得快感的描述都是虚构的，是男人们为了吸引女人和他们上床而使出的一种欺骗手段，或者女人们为了安慰自己空洞的情感所做的可怜的想像。虽然更多的时候，季宛宁是为自己感到悲哀。这难道不是造物主对她的一个讽刺么？她长着一副能够吸引无数男人目光的性感身材，却全然不知何为性的快感！

而现在不同了。自从昨天开始，当苏阳身体的亲近，使得季宛宁沿

着那个想像中的螺旋阶梯缓缓上升,直到升至快乐的顶端时,季宛宁对于这个话题的想法忽然发生了改变。原来女人并非真的不能从性爱中得到快乐,原来从前的漠然,都只是因为身体的感受被种种因素蒙蔽了而已!一夜之间,季宛宁发现自己这个即将进行的专栏话题是那么有趣,令她产生了强烈的好奇感——生活中其他的女人们,你们内心深处关于性的体验,究竟是怎样的呢?能大胆地说出来吗?能把这些感受与别人交换分享吗?

季宛宁不自觉地微笑着,拉出电脑键盘,熟练地在屏幕上打出一段字来:

爱护自己的身体,关心自己的每一丝体验,照顾自己的渴求和需要……为什么不敢面对自己真实的感受呢?女人,请大胆释放你的欲求吧,只有你最清楚,你是需要爱的。

将这段话做了处理后,季宛宁把自己的电子信箱地址及寻呼号留在了末尾。从前她从没有留过自己的联系方式,因为不愿意自己的业余生活会被外界干扰。可这次她这样做了,心里怀着一种复杂的情绪,新鲜,好奇,憧憬,以及无法解释的一丝丝惶惑。最后,季宛宁将这个处理完毕的文档提交上去,这段文字将随着本期话题一起出现在明天的报纸上。

完成工作之后,已经是傍晚了。阳光早就从办公室里溜走,失去了阳光照射的太阳花,不知在何时收缩起所有的花瓣,完全没有了开放时的灿烂。然而,这并不会给季宛宁带来伤感,因为她清楚,明天下午阳光再次降临办公桌时,这盆小花会像忘却了昨日衰落似的一次盛开。只要想想这一点,心里就会多了一份希望,岂不是一种幸福?

办公室里的同事陆续都走了。当季宛宁也收拾了包准备离开时,桌上的电话铃忽然响了。她接起来一听,脸上就漾起了笑意。

是苏阳。

“下班了吗?”苏阳的声音很温柔,从季宛宁认识他开始,就是一如既往的温柔。

季宛宁微笑着,放下包,背靠窗户和苏阳说话:“正准备走。刚才还

犹豫呢，要不要给你打个电话，又担心……”她把自己的担心咽了回去。那是令她有几分难为情的，因为和昨天他们的亲密有关。

对季宛宁的欲言又止，苏阳显然领悟到什么，他体贴地保护着她的羞涩，并不追问她担心什么，而是问：“晚上你有事儿么？”

季宛宁觉得自己的心怦怦紧跳了几下，喉头有什么融化了似的，湿漉漉的。办公室里没有其他人在场，但她的脸仍是不可克制地热了起来。她轻声说：“我没什么事儿。你呢？孩子不在家吗？”

苏阳沉默了两秒钟，坦白回答：“我把孩子送到爷爷奶奶家了……我想你。”

季宛宁听到苏阳说“我想你”时，脑海中快速闪过昨天和苏阳在一起的画面及感觉，身体忽地一热，很快感觉到了自己的湿润。她对自己会有这样的反应既新鲜又慌乱，几乎有些不知所措，也沉默了一会儿，才低低地说：“我也想你。”

“我们一起吃晚饭好么？”苏阳的声音又大方起来，“今天我买了菜，做饭给你吃。”

季宛宁很意外，笑着问：“真的？你还会做饭？”

苏阳老老实实在地回答：“做是会做的，只是你的期望值不能太高。”

季宛宁忽然有点儿口拙，不知说什么好，只是对着话筒傻笑。就像一个人忽然得到了一样意料之外的宝物，本已十分满足，但这个宝物又显露出另一样珍贵品质来，令人不知该怎么表达自己的情绪。

苏阳又问：“要我去接你吗？我骑摩托车，很快就能到。”

季宛宁忙说：“不用了，我自己坐车去。”她想了想，笑了，“你不是还要给我做饭吃吗，不会把晚饭拖到夜宵时间吧？”

正说到这儿，季宛宁听见自己包里的手机响了，她一边从包里取手机，一边对着话筒说：“哎，我要接个电话，咱们就说定了，待会儿我自己去你家。”

苏阳干脆地说：“好，那我先在家做饭，待会儿见。”

季宛宁向苏阳道了再见，挂断电话，接通手机，一下子听出是好友范

丽华的声音，忙笑着说：“范姐，是你呀，今天怎么有空儿给我打电话？”

范丽华的声音很阴郁，听起来有些迟疑：“宛宁，现在你方便吗？我有急事想跟你谈。”

季宛宁想到和苏阳的约定，犹豫了一下。范丽华是季宛宁相当要好的朋友，但因为身任一家大公司的副总，平时工作繁忙，大家难得见面。此时她劈头就说有急事要和季宛宁谈，以季宛宁对她的了解，知道此事绝非鸡毛小事。

因此，季宛宁没提自己有约会的事儿，只说：“我现在在办公室，是我去找你还是你来找我？”

范丽华稍一迟疑，做了决定：“你在办公室等我，我马上开车去接你，然后我们找个方便的地方谈。”

挂断手机，季宛宁的情绪一下子变得低落起来。原本计划好和苏阳一起吃晚饭，只要想到这一点，心里就暖洋洋的，现在却被这个意外的事情打扰了。但范丽华是季宛宁不愿忽视的朋友，且是同性朋友，这又使得这个打扰令人无法抱怨。呆立了几分钟，季宛宁不得不给苏阳家打了个电话，告诉苏阳自己临时有事儿，可能不能去了。

苏阳的声音显得有一点点失望，但随即又怀着希望问：“整晚都有事儿么？”

“我也说不准。也可能时间不用太长。”季宛宁内心也很不愿意放弃和苏阳的约会，她只是拿不准范丽华找自己谈事情需要多少时间，不好意思让苏阳漫无目的地等待。听到苏阳这样说，她又有些高兴了，用试探的语气说，“要不然你先吃饭，然后干你自己的事儿，别专门等我，我如果结束得早，就还去你家。这样行吗？”

苏阳马上回答：“好，我等你。”

季宛宁不想马上挂电话。自从认识苏阳以来，她总是觉得苏阳的声音里有种明亮健康的成分，让她每次听了，心里都很舒服，而且不由自主感到留恋。趁着等范丽华的时间，她便继续和苏阳在电话里聊着：“真不好意思，临时变卦，你没在心里骂我言而无信吧？”

苏阳挺严肃地说：“哎呀，我只不过在心里悄悄嘀咕两声，你怎么就听见啦？”

季宛宁听出苏阳的玩笑意味，忍不住笑了：“我得声明一下，平时我还是挺守信的，只不过我在这个问题上有一个原则，那就是女士优先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苏阳认真地和季宛宁讨论这个问题，“女权主义？”

季宛宁否认道：“我可不是什么女权主义者。只不过我觉得女人天生比较麻烦，不好服侍，如果非得得罪什么人，我是宁愿得罪异性而不愿得罪同性。”说着，她自己也觉得好笑，“我这也算是欺软怕硬的一种表现吧。”

苏阳笑起来：“这个理论我还是第一次听到呢。你这么说话，倒好像你本身不是一个女人，而是我们男人的同胞兄弟似的。”

季宛宁像是正面对着苏阳，脸上不由露出似笑非笑的表情：“你觉得我不像一个女人么？”

这话的含意实在暧昧，季宛宁说完，脸便暗暗地红了。她听到对面苏阳沉默了一会儿，低低地、温柔地回答：“我没见过比你更像女人的女人。”

他们都不敢说话了。似乎有一种诡异的气流通过电话线连通了他们俩，使他们对对方的心事一目了然。后来还是季宛宁转移了话题，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问：“你把儿子送回父母家，他们没觉得奇怪吧？”

“没有，我平时晚上偶尔不在家，也得把儿子送回去的。”苏阳平静地解释，“其实我父母很希望我把儿子放在他们那儿，让他们带着。但我……我不太放心。”

“不放心什么？”季宛宁追问。

“一来父母年龄大了，孩子太调皮，我怕把父母累坏了。另外，老人们太宠孩子，对孩子的教育也不是件好事儿。再说……”苏阳犹豫了一下，还是说下去，“再说孩子已经不能跟他妈妈生活，我总得多尽点儿父亲的责任。”

季宛宁心里涌起一股柔情。她回想起来，第一次认识苏阳的时候，

正是苏阳对待儿子自然而然流露出的那种父亲的挚爱，莫名其妙地打动了她，使得她在心里悄悄却坚决地认定，苏阳是一个真正懂得爱的男人。而正是基于这种想法，季宛宁那种根深蒂固的对男人的戒备，在苏阳面前才得以瓦解，使得两人的交往迅速升温。

季宛宁柔声说：“你儿子很可爱。”

苏阳笑了，语气有点儿无可奈何：“你没见他皮起来，简直恨得我牙痒。”话虽如此说，那种由衷的怜爱之情还是流露了出来，“不过大概天下的父母都是一样，自己的孩子再不好，在他们眼里也是宝贝。你是不是觉得挺可笑的？”

“怎么会呢？”季宛宁诚恳地说，“要是父母不爱自己的孩子，他们在这个世界上还可能有真爱的人吗？”

刚说到这儿，季宛宁听见楼下有车辆驶入的声音，接着是急促的喇叭声。她连忙对电话里的苏阳说：“对不起，我得走了。我办完事情就给你打电话，再见。”

苏阳急忙嘱咐季宛宁：“再晚都来啊，我等你。”

季宛宁笑着说：“好。要是连夜宵都赶不上，我就去吃早饭！真得走了，再见！”

挂断电话，季宛宁急匆匆下了楼。一见范丽华的面，她就吃了一惊。范丽华比季宛宁大了整整一轮，今年四十二岁，但平时看起来要比实际年龄年轻许多，着装打扮都十分精心，总是保持着神采奕奕的精神状态。而此刻，脸上没有化妆，面色憔悴，眼神里有种说不出的茫然。季宛宁认识范丽华多年，还是第一次见到她这个样子。

“范姐，出什么事儿了？”就在见到范丽华之前一秒钟，季宛宁的思绪还神游在苏阳身上。现在她的全部注意力都回来了。

范丽华疲倦地摇摇头，说：“待会儿再跟你细说。”

在开车出去的路上，范丽华和季宛宁都没有说话。季宛宁脑子里飞快地做着各种猜测，想像范丽华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，会让她突然间变成这么一副模样。以季宛宁对范丽华的了解，她的每种猜测又都被自

己否决掉了。她们就这么默默不语，一直等车开到城边的一个公园，两人下车买票进入人迹稀少的园区后，范丽华才开口说话。

“宛宁，有人偷拍了我和一个男人在一起的照片，用来敲诈我。现在我已经不知该怎么控制局面了。”范丽华以她坚忍的个性，强逼着自己简明扼要地说明情况。

偷拍……和一个男人在一起……敲诈……

这一连串的提示词在季宛宁脑海中自动地串接起来，里面所隐含的危险意味，以及范丽华异乎寻常的精神状态，被季宛宁一下子就领悟了。而这种领悟确实确实令季宛宁大吃一惊。她有些不敢相信自己的猜测，忍不住轻声叫起来：“什么？”

范丽华停下步子，转身面对季宛宁，她的眼睛里有种非常深的恐惧和慌乱。然而她仍然能用平静的语调和更加明确的叙述告诉季宛宁：“我和一个男人做爱的场面，被人偷拍了下来，还被他敲诈。”

季宛宁目瞪口呆，愣愣地看着范丽华，不知说什么好。

结束和范丽华的会面时，已经是夜里十一点钟了。本来季宛宁已经有点儿不好意思再去苏阳家，但当她和苏阳通电话时，心里忽然有种非常强烈的渴望，想尽快见到苏阳，让他紧紧地抱抱自己。而苏阳在电话里，温柔地邀季宛宁去，更是让季宛宁无法拒绝。

当时苏阳的声音还是那么明朗，温和地说：“我一直在等你呢。”

这样一来，没有什么好阻止季宛宁的了。她很快乘出租车赶到了苏阳家。一进门，他们便不由自主地紧紧拥抱着在一起。季宛宁因为范丽华的事情，心头乱糟糟的，有几分茫然无绪。她把脸使劲儿埋进苏阳的怀里，深深嗅着苏阳身上一股淡淡的温暖的气息，情绪渐渐平复下来。

“我想你。”季宛宁没办法不把这句心里话说出来。

说完，她仰起脸，主动去寻找苏阳的嘴唇。当她一触到苏阳温热柔软的唇时，两片唇像是猛地胶在了一起，彼此缠绵着亲吻起来。在范丽华事件带给她的震惊茫然中，季宛宁愈发感觉到自己身体对苏阳的渴望。她丰满的乳房紧紧揉着苏阳的胸膛，似乎想要深陷进去。而苏阳的热情也在即刻间燃烧起来，呼吸顿时变得急促了，热吻的同时，手伸进季宛宁的衣服，热烈地抚摸她脊背上光滑的皮肤，有点儿笨拙地摸索着，用了好一会儿才解开她的胸罩搭扣。当他的手从季宛宁的后背滑到前胸，轻轻地揉捏她的乳头时，季宛宁觉得自己身体里那道门又一下子敞开了，又胀又酸，这种感觉来得如此突然，又是那样的猛烈，使得季宛宁不由自主变得惊慌失措，又羞又窘，脸上如同火焰般滚烫。她把脸埋到苏

阳脖颈后，克制不住地轻声呻吟起来。

苏阳也受不了这种煎熬，一把抱起季宛宁，走进卧室，把她轻轻放到床上。卧室里的灯没有开，但客厅里的灯光从敞开的门里射进来，斜斜投映到季宛宁脸上。

季宛宁伸手蒙住自己的脸，轻声说：“把门关上，好吗？”

苏阳关了卧室门，转身却见季宛宁已将床头的台灯捻亮，卧室里顿时被柔和的光线朦胧了。苏阳的眼睛着火似的，目不转睛看着季宛宁。季宛宁已经脱去了自己的薄毛衣，饱满的线条在紧身内衣下凸现出来。因为胸罩已经被苏阳解开，她的乳尖在内衣里挺立着，清晰地散发出一种诱惑。头发在脱衣时被弄乱了，衬着泛起红润的脸庞，湿漉漉的眼神略显迷乱，是种说不出的撩人情态。苏阳呆立了两秒钟，被蛊惑般慢慢走上前，跪在床沿，帮季宛宁除去了身上最后的衣裳。

季宛宁再次体验了那种从前无法想像的美妙感受。当类似于昨天的那种极度快感来临时，她竭力克制着，不让胸腹中那一声声呼唤冲出喉咙，而它们仍然失去控制似的冲了出去。在一段无法确定长短的时间里，季宛宁完全被那种快感窒住了呼吸，又因为这种窒息，大脑完全空白，从而使那种快感自由欢畅地占据了所有的感觉细胞……

可这还没有完，当那股如同音乐旋律般的快感由强变弱，渐渐细若游丝地撩拨着季宛宁时，苏阳把她搂在怀里，温柔地抚摸她，亲吻她。在第一波淹没她的浪潮逐渐退去时，又开始轻柔地涌动。另一种陌生的感觉再次出现于季宛宁的体内，她觉得自己像是被一根柔软的绳子牵住了，身体如同浮在半空中似的向前滑翔……多么轻盈啊，身体仿佛只有羽毛的重量……那根柔软的绳子固执地在前面牵引着，要将她带向一个神秘的地带，她温顺地服从着，聚精会神地跟随它向前滑翔……闭着眼睛，而视野里却越来越明亮，意识的尽头，有一个耀眼的光源放射着光芒……她跟随着，专注地，安全地，心无杂念地……滑翔，滑翔，速度渐渐加快，节奏愈发紧张，那光源越来越、越来越明亮……近了，近了，靠近了……她在朦胧的光线中，身体紧紧绷直起来，呼吸越来越长，直至最后

完全屏住了喉咙,阻止任何气流的进出……

啊……

世界被无边的、无比耀眼的光芒占据了。身体在瞬间浸入无边无际的温暖中。所有的阴冷都被驱逐出体内每一个细胞。季宛宁用力咬住自己的嘴唇,双手紧紧抓住苏阳的手臂,沉入到再次降临的极度愉悦之中,久久地,仿佛已经快乐得不愿意醒来。

而这样的过程在数分钟后再次重复了。季宛宁在这重复的过程中,幸福得觉得即使现在便死去,人生也不再有什么缺憾了。

一切归于平静之后,卧室里安静了好久,只有一股温热的空气在静静流淌。季宛宁软绵绵地靠在苏阳肩头,身体仿佛被抽去了筋骨,没有一丝力气。她好长时间都没有开口,后来,终于幽幽地叹了口气。

苏阳动了动,柔声问:“累了?”

季宛宁不知该怎么回答这个问题,只是轻轻地叫苏阳的名字,苏阳用他那明朗的声音轻声应了。季宛宁又叫了一次,苏阳又应了。季宛宁再叫了一次,苏阳微笑着,低头吻了季宛宁一下。

“好么?”他并没有厌倦季宛宁的轻唤,而是温存地询问道。

季宛宁在苏阳肩上点头,做梦似的回答:“不知道该怎么形容。”

苏阳微笑着,说:“你是记者,需要客观的陈述,不必形容。”

季宛宁笑了,张嘴轻轻咬着苏阳的肩膀。他的身材不算强壮,略显削瘦,但年轻而结实,皮肤之下一层薄薄的肌肉,手指按压时能感觉到微微的弹性。

“可是我真想形容出来。”季宛宁回忆着刚才的细节,神往地说,“这么美妙的感觉,不形容出来实在太可惜了。”

“真的?你真觉得美妙么?”苏阳似乎对自己的表现并没有太多信心,认真地说,“本来我还担心不能令你感到满意。我……我并不是很懂女人。”

季宛宁轻声惊叹:“你不是在谦虚吧?你……”她感到有些羞涩,但还是鼓足勇气说下去,“你简直让我……让我体验到前所未有的感觉。”

说着,季宛宁翻了个身,将后背对着苏阳。苏阳善解人意地张开手臂将季宛宁搂在怀里。她像个温顺的小猫,乖乖的,蜷缩着,身体的弧度正好与苏阳契合,整个背部与苏阳的皮肤相触,感觉非常舒适惬意。并且不必和苏阳面对面,可以帮助季宛宁克服内心的羞涩,与他谈论那个敏感的话题。

显然,苏阳也不拒绝和季宛宁讨论这个话题。他的手轻轻摩挲着季宛宁光滑细腻的皮肤,微笑着问:“我的表现真的那么好?”

季宛宁背对着苏阳,重重点头:“总之我是前所未有的好。”她狡猾地开着苏阳的玩笑,“也许对你来说,这并不是最好的表现?”

苏阳笑了,扭头亲亲季宛宁:“小坏蛋。”继而他认真地说,“说实话,我没有太多的性经验。除了她,就只有你了。”

这句话让季宛宁感到吃惊:“真的?你跟她结婚之前,就从没有和其他女孩子……来往过?”

“没有。我第一次恋爱,就是和她。后来结婚,后来又分手。再没有其他女人。”苏阳认真地回答。

“天哪,真不敢相信。”季宛宁有点儿怀疑,虽然在她和苏阳的交往过程中,已经发现苏阳是一个绝少虚言的男人。但就她所知,像苏阳这个年龄的男人们,很少会有这样的情况。现在的中国已经不是从一而终的年代了。

“你不相信我的话?”苏阳问。

季宛宁解释道:“不是不相信你的话,是不敢相信这样的事实。”

苏阳微笑地说:“其实没什么不好相信的。我是个微不足道的普通男人,性格内向,不善交际,更不知道该怎么讨女人的欢心。而且我这人很胆小,和人交往的时候,害怕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。你看,这几乎是一种对外封闭的状况,那个事实是不是比较好理解了?”

季宛宁忍不住翻过身,看着苏阳问:“那你也害怕和我发展到亲密无间的程度?”

苏阳诚恳地看着季宛宁,想了一下,说:“坦白说,开始的时候我也有